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十三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字只第五子也。逐捨刺毋林。哈喇毋林。及捨伯兔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廼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禿。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制置使許綸遣五將軍絕幕。大克獲獲。

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騎。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支納木那林並聚兵炒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鑿冰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卽劒斬一人。縣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曾。微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倣。輒以狀請。誠關吏毋吐。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著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二衛。

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  
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反青來。然後可。是時胡  
中久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  
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慙。於是開原廣寧市  
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賞  
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  
兒卜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  
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婚。王台是制。制置使王一鶚以  
黑石炭爲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  
石炭粟馬哈喇毋林而會卜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

來。速把亥。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免煖免拱免  
抄忽兒堵刺兒。自北來。竝屯聚插漢腦兒。於是從虹  
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  
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太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開  
市。黑石炭廼大言曰。漢如不從我。我其闔大關而入。  
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秋毫不廼留也。其五月。果  
與擺言兀堵刺兒黃台。住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  
壁栢凌河。先使數千騎擊凌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預  
爲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刺兒傳。其九月。  
黑石炭馳養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上言台周

速把亥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業已  
度河欲寇河東開原濟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  
往專難營因視河決筴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  
走廣寧錦義矣炒花具以實請其十一月黑石炭與  
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  
花堵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後  
丙子春與土蠻讐兀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  
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旣度河副總戎曹  
簠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溺河死是時備  
瑞昌堡者將尹世爵道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

山臺起世爵及蒼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  
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  
石炭煖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冰凍漢兵皆  
束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  
遼於是五十餘騎從鐵嶺鎮入二十餘騎從古城  
入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竝止壁連山驛索  
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反青  
哈屯炒花速把多拾刺母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  
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馭諸堡廼  
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窺墻入遊擊將軍

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盈甲亡筭。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糗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反青拱兔。煖兔。以見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爲長。克石炭廼卽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牽奴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謀者馳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宰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



罕刑馬祭旂纛於好村。今已聚殫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以充餽資。已廼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廬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卽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鈔遼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謀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望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

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桑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諜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遣副總戎曹簠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卡。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筭。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

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  
皆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廼  
與委正聚兵捨刺毋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  
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錦州前屯  
諸郡市夷慌忽大張石鐵匠後先以其狀微告漢漢  
益發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坨南北空入  
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以一枝深入爛泥溝漢發兵  
擊破之斬首三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  
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  
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驚泊臺入殺五人略二人

馬牛十頭。賴劉五堡把總石定王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衆固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迤西。韓坡嶺。備禦肖汝芝密勒兵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上各素頃之。并皆馳捨刺毋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廠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聲欲略廣寧迤西山海迤東。亡河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鄉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迺決策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後引兵入寧前。未晚也。於是令諸虜皆携大小鈎竿往。總戎戚

繼光急使諜者謂之行。至上里兔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唎唎。將治行。諜者趨走走至羣澤。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視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廼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字。告克石炭倣。當是時。大小委正。及反。青黃台吉。炊戶兒。以兒鄧額叅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樊椿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業已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已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凌河。謀欲鈔新白堡。清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

梁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復移壁寧前間。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爲務。卒之寇寧遠慶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上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大小委正。以兒鄧煖兔。拱兔炒戶兒。屯聚奴只罵火屯。已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毆殺吏卒。黑石炭爲人徂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輻湊。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兔。

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柰等首凡三百四  
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盔甲器械亡筭我蒼  
頭軍死馬鋒等四人傷官兵張永官等凡七十四人。  
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  
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郊廟如  
禮是時上方行大閱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  
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憤襖郎兔之敗北卽引  
以兒鄧小友青上言兔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爲險  
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大炒花老撒卜兒  
愛聲欲入遼瀋開原頃之虜騎萬餘入我長安堡副

總戎曹簠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自是之後。虜騎遂聚衆至二萬餘。突入瀋陽上榆林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廼遁走。走出塞。其後乙酉。打刺漢與土蠻黃台吉。黃太舟。倚克聚兵。曾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降夷格刺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鶚急使市夷曉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堡出兵追逐。斬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



十一人馬騾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吏卒。而會主山海關者楊恒。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下御史按驗。詔可之。其冬。胡騎八萬。屯清細河。去鎮夷堡十里而近乎。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角臺。副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城。而分巡使任天祚。卽提備禦使傅濂。及楊威兵登城。列戰車火器爲陳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及青把亥。及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子種糜子多。不收。虜益

易于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兒大小委正。搆臣台吉等騎馬詣烏峰塔矣。其爲計。大氏遲花大把兔兒抄花。竝馳關市下。詳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覘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搆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兔兒上言。顧老撒卜兒愛煖兔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頃之虜騎萬餘皆從邢百戶大臺走東蓮子湖擁入。迺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槍砲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

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騎。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輜奔鹵幾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攢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低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諜者分道而訶之。於是降夷我允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允旣行至莫艾兔。去邊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阿卜當至中遼河。則去邊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僉率從中起擊。

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擺賽一人。馬五騎。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馳硃砂垵。去邊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殺虜盡遁走。乃六卽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臺。道逢虜。虜大半被水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三百騎犇東昌堡。迤西新舖臺。道備禦使古太相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騎。亡何。胡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深入。

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廼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遼河。去邊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三十七級。奪獲被虜四人。馬五十騎。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卜慎寇我花嶠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彥銀燈黑籌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卜彥把兔兒傳。其明年春。與把兔兒卜言台周耿革台吉小反。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兔兒寇鈔我鎮武堡。關吏殺扯

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讚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稍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大患。介冑至生譏。而尚莫敢解視。豈不勞哉。禩郎兔之捷。黑石炭能無凜凜乎。察其在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土昧。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遼左長太息也。

##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禿。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己卯秋。土蠻發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衆以從。並聚兵兀炭。已廼與上言。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帥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事。請封貢。而曰。俺答爲漢子。我爲老婆。且與諸酋遂不得爲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鶚。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捨喇母林矣。而以土蠻騎未至。所持鈎杆挨牌。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何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

月迺引上言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  
海西建州爲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  
馳赤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  
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黃河迺北當是時土蠻  
爲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過相因並起爲虎附翼耳  
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易謀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  
西虜哈不慎引二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  
山海桃林塞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衛莫可者亟徵大  
委正大委正勢始強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  
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慎傳居



一二年。甲申春。卜言台周起。已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言。以兒鄧青把都後。馳養善木。廼聚土妹扯臣反青莽古素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焚兔兵并擁衆。大入遼潘塞不絕。是時大將軍李成梁。憐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卽勒習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移帳東敖母林。已廼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勃欲從之。先是一克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親孰與狐狸勇。廼直必乘衆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

寒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衆三萬，非復仰而董酋之日，厯與控弦之士三千乎。日夜踰而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迤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委正善者，幸三岔河未凍，土蠻久弗至。先遣伯彥太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糗糧頗聞諸虜各携鉤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蓋爲盛土置冰上，以墊道路者然。虜益勇而猾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兔兒召里兔合營，胡中號爲四酋長，并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來，諸虜並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革等引兵從

平山迤西黃佃子。聲欲入清細河錦義。然得之哈刺  
那亥字字戶之口也。哈刺那亥字字戶。故炒花所遣  
使。迺云炒花花大。今已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  
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佃子黑松林。及平山  
之間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爲營至  
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率。竟不得諸  
虜騎所入道。迺炒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  
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嫚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  
果如謀者所言也。其後庚寅。卜言台周。與大委正黃  
台古等。倉卒入我遼瀋。爲我師所敗。北遠遯。已復乘

隙。擣幾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  
備。弗得入。虜廼走。我師追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已  
至鵬背。則已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已弗走。情歸而我  
兵猶精銳。車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  
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亡筭。焚兔  
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兵養善木。頗有強名。  
已丑春。我蒼頭軍申得利。卜白等百餘人。以大將軍  
令。從平虜台出塞。訶虜。行至以馬兔。去邊可三百餘  
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  
橐駝二頭。及降虜卜列奎識之。其一乃焚兔首也。大

委正此非而曩時竝治兵養善木者與。

讚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王公決筴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干戈虎膺矣。有如一。日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斬于區區土蠻輩也。

# 煖兔拱兔列傳

煖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並結離而事天子。而獨叢爾土蠻。廼稱屈疆哉。於是乎煖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輩。相扇而起。遂刑馬祭旂。輒擁衆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十言台周等聚兵于捕漢腦兒。而煖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迤北南架子臺。迤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拘舖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踵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

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廼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筭語在卜言台周炒花傳其明年九月煖兔復偕董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煖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煖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廼遣兀魯速馳告煖兔喜以爲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

月土蠻帥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報以若等既欲比俺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兔長兔如獻趙全故事我太師然後可請于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纛東三邊唯彼所出入大自威武顧不若俺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侯王至貴倨矣是月煖兔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舍刺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鈎杆廼先驅零騎從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山麻溝台入連山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視道里我邏卒鳴金鼓大索塞下虜騎懼而鼠竄而我亦微使易達子出塞



訶虜道逢馬達子廼逮致煖兔因鄒鎬傳土蠻先下  
令割其一耳易達子答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  
中梟斬以徇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  
半得乘隙從間道亡入塞其十二月煖兔遂從事速  
把亥矣而以爲所與土蠻董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  
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撒老撒卜兒亥恍忽大等  
十萬騎馳遼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帥蒼頭  
軍鏖戰子園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  
奪獲馬駝凡一千三百頭盔甲器械亡笑語在速把  
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反青

拱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  
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迺聲欲略我廣寧錦義  
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至於是大會  
于磕力曲禮直擣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  
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衆  
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盡出塞  
其明年正月煖兔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衆敵迺  
欲乘我塞上所不意然後率然分道而入迺旦莫聚  
長城嶺蔡砮谷以窺其隙而邊備已益嚴無隙矣於  
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微以

其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廼復與黑石炭謀然已新合額叅委正程把都裝拏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委正反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並休舍古路半那林可兒箇候土蠻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走寧前或馳開瀋廼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匹馬半筴騁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四月煖兔及哈屯上言台周者兒得等傳箭入我開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當

于漢故也。居歲餘。癸未。乃以正月。使使者脫落指爲  
速把亥告計。已廼言瓜兒兒。欲寇開原塞。其九月。遣  
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瀋陽塞。果若使  
者言。則煖酋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兔也。是時速  
把亥新物故。煖酋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  
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倉卒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  
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兔兒及土蠻卜  
台周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尚存。終不能不留  
意于封貢事。煖酋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  
之間。歲數數然告倣矣。其三月。煖兔伯言。遣夷酋杪

賴胡蘆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兔及把兔兒  
瓜兒兔議哈兒脫退脫卜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披  
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賞至卽傳發。而又不言發何  
所以惑人。已復使夷酋革桂亡抵塞。言把兔兒花大  
杪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塞。如此則我賞  
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  
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兔皆召還。聲欲寇開原遼  
陽塞。是時煖兔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  
之。以故兩家兵起。謀者輒稱寇遼陽。或寧遠塞。識者  
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

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見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正反青額參委正拱兔小反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呵呵莫林。已廼寇我三岔河。迤西沙嶺。迤南吳家墳。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尖山門出塞。走三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半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如數。語在灰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酋久未與我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酋亦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廼復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

土墨台猪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廼度河。馳盤山驛。我師屢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九月。那林字羅起。而煖兔及恍忽太伯言。又治裝往。謀欲奪反商。語在那林字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兔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備守王鳳翔。遂逮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旋物故。於是奉詔。罷煖兔。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亡何伯言兒亦被我金瘡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請。謂可

以少雪鳳翔之恨。其明年煖兔復與抄花及哈喇把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邊山。謀者亟以來告。言煖兔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煖兔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煖兔復有雄心。擁衆馳殺虜堡。先遣零騎視道里。聲欲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李如梅習于兵。先伐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餘里。至闡道逢虜。大戰。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百四十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膈亦被四刃。於是



督臣孫鑛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亟以聞于上。會有關白之儼。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書。亦不以敗徵見。然煖酋亦旣戰而克矣。

拱兔阿牙台皮二子也。乙亥春。上言台周之寇我廣寧也。拱兔輒以兵從我師。旋擊破之。識者已知二兔至亡賴矣。是年冬。復脩貢台吉速把亥。寇我遼瀋海。蓋諸郡語在上言台周。及炒花傳。居有頃。黑石炭委正土買罕長禿炒忽堵刺兒並起。自哈喇毋林而拱兔敢誘以廣寧塞。及山海迤東西。於是制置使楊兆檄諸郡傳邊邊益嚴。其明年冬。始與煖兔從忙革把

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  
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  
青山口大凌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  
少者四五萬輩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  
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免無能獨逞不過依  
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速把亥死煖兔稍有  
市心乎居歲餘癸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兔則又引衆  
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廼與諸虜約約亡論酋  
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  
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當路

塞其明年春從上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與大委正大成移帳東教毋林頃之擁衆從大紅羅小紅羅寇我遼遠迤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鄧等寇我三岔河迤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迤西黃佃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等治兵捏留兔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迤東西塞裨將李平胡李寧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率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癸巳上言台周與其

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拱兔小友青合力以圍錦義。亡何虜騎從于果營直擣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文提兵四面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亦殺我兵將夏尚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人。馬被鹵五十八匹。傷七匹。廼亟走大康堡。祝青臺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紅窩西空東小台入。而台左右砲鳴。虜廼中分營。一營伏堡東廟兒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砲並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

走故道。拱免於是乎。幸亡恙已。廼復入開原市。

讚曰

兩兔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廼稱兵哉。要之入而市出而仇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五三日。費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自款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柰何乎。兩兔尤爲驚甚。甚乎哉。殺我將卒而關市之下。獨不行誅戮。所從來久遠。未嘗不恠虜騎之從橫。抑有由也。

黑石炭列傳終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爲泰寧酋長。自恃去開原七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起。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字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是糾委正及炒花速把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杜鏜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字羅西連炒蠻把都兒。東引委正者。兒得益屯聚。捨刺塔刺。國已五萬衆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

山止壁。廼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輩。捕伏鎮靜。或鎮安墻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堡。繞古城入。謀者傳以爲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微視之。廼八九十騎也。於是虜衆陽敗走。潛入鎮夷堡村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卽以羽檄徵兵。赴瓦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口臺入。卽以二三百捕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瓦子谷。望見漢兵盛。遁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宋突趨入虜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

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廼若弗聞也者。久之。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趣有隙。遂大會速把亥。炒花。歹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詳言吾來爲欲攻土蠻。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寇。河東遼陽。其專爲狙詐。顛如此。其後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寨。求婚。而委正與义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頃之。王台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自伐誇詡。因與速把亥。炒花。歹青。揜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九月。寇廣寧。錦義。遲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瀋諸郡。大言以吾



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朶顏酋長莽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分騎。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襲錦義。是時塞上方耕墾畝。委正乃引衆擾我農事。其九月果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刑白馬徼惠於旂纛之神。曰余殆將入廣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朶顏酋長上兒愛。又使韋扯勞再至。旣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反。青入開原。母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上言台周打來漢

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以兒鄧捨勞亥。聚兵插漢腦兒。謀欲寇廣寧。廣寧如河尚凍。卽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正已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灤東不得。則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虹螺山直擣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委正亦自以爲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愉快。居恒多假行獵。以誘

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  
二萬從平虜堡深入瀋陽於是裨將曹盭兵自東而  
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  
成梁亦馳榆林舖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  
鋒數人虜廼懾鬼棄鈎杆走復圍結大營與漢兵相  
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卽遣偏將軍傅廷勲  
列車營瀋陽北以爲疑兵已廼擁精兵捕伏平虜堡  
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半漢伏  
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衆逢漢兵如自  
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

蹂踐填壕者。不可勝數。它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傳廷勲。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兔拱兔炒忽兒堵刺兒復聚兵捨喇毋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哈屯反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捨起台吉。拱兔台吉。以兒鄧額叅。五路聚兵。緊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牽馬橐駝。執鈎杆旂。

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營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營灣頭墻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爲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高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圍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勲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典。叅將裴永勲。兵亦至。至者四面。虜方休舍鎮遠舖。是夜漢兵爲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佗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巳卯。與土蠻以兒鄧拱兔。煖兔等。二萬騎從東昌堡。訛柴口入。提兵

馳善養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騎。橐佗器械亡算。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爲寧遠伯。它皆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刺母林。待土蠻。謀欲鈔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鎮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兀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凌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往西虜青把都。專以

寇山海爲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關吏圍困。掘溝濠。適有天幸。得潰圍東角走。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刺漢。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逞克與委正媳通。事覺。亡入漢。廼以狀告。先是胡騎數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三千起。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其秋復乘勝與黃台吉。以克歹青額叅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馳呵呵母林。從東虜抄花。

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約期九月。寇山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境。語在灰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桑峪。是時灤東之間。山險而無牆。及有牆而崩頽者多。有制置使蹇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制置使楊紹勲。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鄧遠不能。反青卜合腦顏。烏龍。大吟刺哈五路。及東虜火彥竿。銀灯。黑石炭。黑籌大成。柁戶更根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讚曰

酋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遼王乎。高皇帝置三衛。



獨予泰寧指揮使率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韻者。只兒挨。迺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徃徃寧爲鄉導。何哉。委正本朶顏人。而泰寧間得爲酋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間。歲岌岌矣。假令賈生而在。則其痛哭曷勝道哉。

##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字羅起。伯言與阿兒。獐字薄。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棒捶崖之捷。捕獲生口。瓦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微告邊吏。曰。某酋叛。以陽示吾無猜意。戊寅春。土蠻擁精兵六萬騎。詳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塞。伯言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煖兔。以兒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微語漢。

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益憤。曩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兔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兔。卜言台周者。兒得卽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廼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癸難。數藉兵於龍兔。伯言而會以兒鄧。最荒淫。報曰。若第以皎好美女子與我。我卽提桴鼓。惟若所左右。二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忽大。竟馳養善木。已休舍舊開原。而瓜兒兔。倚克打刺漢。亦儼

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舟。卽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杪賴胡蘆。詣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煖兔。及把兔兒。瓜兒兔。义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戶。業已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盛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餉資費。不日我衆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煖兔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黨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刺漢往寇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兔。

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迫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豸爲一軍。軍楊木答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嚴鎮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鎮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鎮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鎮北。

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叅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斬捕。皆被虜奪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兔兒。上言。顧老撒。卜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孛羅。大會西虜。恍惚大。及老思。卜兒亥。煖兔。以兒鄧。攻反商寨。先是那林。孛羅。使夷使端多合。往藉兵。皆有狀。而猛骨。孛羅。反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卜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腸。今奈何。一旦內於虎狼之穴。願開關。今吾等携老小。微入塞。得緩須臾。

母死幸甚。語在那林孛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抄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玄煖兔。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迺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衆寇我鎮武堡。吳家墳。竟被金瘡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孛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迺八貢名也。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讚曰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遺打都。今厯厯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囊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鬼輦。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禿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革蘭臺第五子也。爲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爲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上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拾刺母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迺東。一營馳雙墩舖。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衆。結連把都。每人遼大則引青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歐

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聚則大入。寒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資。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間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衆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

誰令而得閭大關反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插漢兒  
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挨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插  
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  
爲炒蠻報怨。而花大伯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  
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謀曰。夷性不耐暑。而胡  
馬喜燥。此無奈塞上何。此狸託名內侵。實寇鈔以自  
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誠曰。虜由毛挨兔。則青  
山爲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當兩慎之。是歲漢  
絕其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  
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賴。風諭狸。狸還我俘。

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貢賞。制置使上書請賞。以爲好義者勸。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速把亥哥兒亦大會。卜言兀堵刺兒捨勞亥。謀入廣寧。大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朵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

皆弗許。謀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盜邊。大將軍  
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邊可一百五  
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  
餘人。歎塞請死罪。狐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  
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  
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  
降而暮叛。無足恠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  
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長昂。長兔。合營  
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  
擾我工役。廼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

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糒。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毋  
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  
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勲望  
見之。自三山營。舉火鳴砲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  
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  
等。凡七十餘人。紹勲已中流矢。復奮萬死。斬二虜。虜  
墜馬。奪獲斷事李贊家室。虜遁。從小長嶺出塞。頃把  
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及狐  
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張希臯。  
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

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益垂涎於貢夷。阻絕驛  
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  
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  
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兔。專欲寇寧  
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  
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  
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  
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兔兒起爲  
把亥報夙怨。狸亦糾隣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  
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

盧玄瓘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還。是時小阿卜戶。罷我黑  
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馮景隆。  
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  
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  
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  
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匱之戰。鵬  
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  
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  
王果。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  
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



書稱第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兎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墻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管澤胡立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輩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

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  
是時上遣給諫張希臯行邊犒軍士政與御史洪  
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  
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  
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  
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砲急會叅將熊朝臣兵至連兵  
虜度弗與漢兵強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迤  
西卜刺哈兔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  
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盛凡  
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

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遷廕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廕子錦衣衛世襲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兔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毋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滾兔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與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

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刺兒子、小歹青大會額叅委止，寇我鎮靜關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兔男打勒滿都不賴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港，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齧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瞰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擣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殺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

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已爲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役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砲山止壁。百戶丘文表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以謀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

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砲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中軍夏尚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叅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

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貢。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峰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頃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歹獻人畜。關吏遣昂阿歹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三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慎，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孛來寇遼東，關兵鳴砲擊之。伯彥孛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

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廼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鬪器。傳呼狐狸。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携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歹等數十餘騎。綁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



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奈何  
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  
月不及席蓐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款塞叩頭幸赦  
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  
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卽如劉家口之  
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  
稱冤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  
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  
狸之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  
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肯漢德

是時他校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嗷呼叩請如狐狸。關吏按驗前事。狸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狸以馬七騎。請苦峰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郵置以聞。上從大司馬議下。詔曰。這屬既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月也。犒勞狐狸段布及舖資篋。率如故費。凡三百三十有一兩。明年當撫賞段布九百有餘。會狐狸以他故踰期。始至關吏。廼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亡何。朶顏人火朝賴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閔安元。

魯孩子復欲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措  
駕音置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革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  
門寺略牛畜二十三頭是時張承勛爲大將軍卽遣  
守備使周德偕尖哨二人齎火牌風諭影克曰若不  
還我牛畜我不貰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  
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爲爲之而令我獲罪  
於太師乎微使伯彥兔廉之廼兀魯思罕部夷所盜  
也影克爲人最忠實一旦見兀魯思罕闌入塞輒大  
怒吾始謂太師無故而讓我由今觀之我第不自愛

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  
若若必來索賞幸爲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  
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奈何聽彼浮詞  
而遂以謾我初答亦數十復遣往於是兀魯思罕獻  
牛五頭長亮四頭影克亦二頭皆牽付喜峰口關吏  
已影克復使上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聞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大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  
禿廉知曩入塞國牛者實小一千酋長把速常以五  
十餘騎盜邊是日卽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闕  
匿他所廼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弓箭二副

獻漢。漢召致戲下問狀。元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赤。前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爲把速所略。令牧馬。今爲長禿所逮。亡他腸。趣釋之。皆還歸梓里。由此請遷影克赤。及賞賚。元魯思罕其忠順益大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峰口。臺御史劉應節常使元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賴。曉譬朝廷覆載恩。狸卽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元魯思罕賞。以爲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元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元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徵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盜我董家口。漢生得禿。

於是長昂躬率元魯思罕等。席藁請死罪。遂解免。是時元魯思罕數蒙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蠻莽忽大哈卜。頃莽忽塞長兔。元魯思罕亦首難。皆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廼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益治鈎杆。專欲以攻城爲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謀者。從瑞昌堡出。蛤蚶河。望胡騎二百餘入口。他皆殷殷入林中。不可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延慶伏東關驛。千總于景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卽擁精兵躬馳蛤

剌河口。鏖戰虜。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  
養親兵。李如松。如栢。如梧。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  
一可當百。疾力戰。破之。扶死輿傷而去。斬首虜凡五  
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  
謙。孔東儒等。兵四面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  
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  
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  
昂。狐狸。鵝毛兔。謀入我軍前。已又與長禿及其子札  
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  
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長禿華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  
常惡其盜邊。禿詗知已爲速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  
不爲此。已廼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  
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王文納。  
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炒禿。欲寇我界嶺桃林冷  
口。於是市吏討阿。急使微告漢。漢遣諜者察之。黑石  
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椎牛長禿營。微靈於神。果志在  
界嶺義院。而長禿廼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  
策欲從遼東花兒營。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禿  
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



謀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陳。長不至三十里。濶可二十里。叅將白文智。卽提兵往。而虜衆用鈎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砲弓矢。悶棍骨朵飛砲。並自天而下。虜廼以一點酋冠明盔披明甲。套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劍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撒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袴。兀刺鐵鏤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牆止壁。以三十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

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錠牆。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戳。二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創挖城牆。我兵滾放礮石。擊傷百十餘騎。虜廼遣漢語一人前。叫呼。我衆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苦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間。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鋪。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

平諸郡。低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  
略。虜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頓足歎曰。事  
不可圖矣。盍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  
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  
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  
以克馬刺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  
夷喀刺赤以其狀來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  
託以粟馬。誠勿騎乘。事秘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  
大關索賞。令夷管毋容漢謀宿居。二三年乙亥。上言  
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歹

青委正。土買罕。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輒以兵從。并聚插漢腦兒間。至哈喇母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在卜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盜我董家口塞。大將軍戚繼光。都護朱珏。提南北軍。追逐至聶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廼長昂世父也。先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老撒。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昂營。會長昂。三季。未入貢。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起。補貢。還我所鹵略尖夜。因食土鑽力。誓不復犯我塞。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峰塞矣。

給諫蔡汝賢所奏亦同此議時叅將李世臣方犒勞夷婦伯彥主刺而爲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只孛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謀者劉堂視禿禿廼帶三木銀鐐鐵鎖獄吏方治篋輿傳長安。惴惴兵在頸矣。世臣因使謀者劉堂土罕同阿只孛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趨昂叩關如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廼從丘嫂伯彥主喇議躬帥董狐狸兀魯思罕速累幹毛兔妻阿只孛賴伯先忽脫孫孛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那彥孛來煖兔那木賽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

伯忽伯彥主喇那彥帖忽思伯彥孛來孩子老撒扎  
赤力孛羅滿都魯及孛孛主喇杜冷卜忽力瞞者禿  
伯彥孛來哈喇脫羅羅里下宅脫只散銀帖忽思  
猛古哥魯哥卜吉花孛來並弟初末訴詞一通叩關  
同乞罪。是日副都統史宸羅端叅將李信李世臣楊  
秉忠與賊酋峰口開而談。長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  
人。虜衆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  
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鹵我謀者七  
人。殺四人。迺以獻關吏。已逮惡夷哈歹帖也赤二人。  
漢人兀可赤一人。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列

置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鑽  
刀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禿。以禿在義院。告我虜  
倣多實也。禿旣出關。見諸虜。虜中哀號踴躍。如蒙更  
生。北鄉叩頭者三。謝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  
更索撫賞如初。於是梟哈歹帖兀赤。藁杆以徇東塞。  
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禿與黑石炭。坤肚  
兒。哈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兔。扯勞亥。輒  
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  
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大堵刺兒。炒花。哈屯。歹青。  
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寇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峰

口之盟。席藁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臺御史張學顏書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蠻速把亥。羨我宜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蹂塞上。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兔。銀燈堵喇兒。又寇我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獻速把亥黑石炭。夕青炒花。煖兔。長禿然後可許。土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捨刺母林老河。逐廣寧開馬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卜慎。莽忽塞。兀魯思罕。兀魯栢戶。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



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興中迤西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皆兀魯孩子部曲二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伯忽阿只字來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吏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鹵略不止虜性亦有冰炭乎。

讚曰

三衛反復禍由長董。豈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金瘡。山海之創。於死塞。刃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繫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克之請。殺兀魯。夷中華土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爲耳目。竟被金瘡而死。上幸赦死罪。許昂得謁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奈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滾石弓矢鎗砲。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鈎杆。肩櫛榔頭而去。後長昂益賄青把都。藉爲威重。而影克亦治關器甚備。妄出奇。

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衆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衆二千餘矣。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已入大定堡。及劉溫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字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爲入塞計。至喜峰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漢爲漢謀得昂近狀。抵花塲峪入塞。

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款喜峰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插漢兒屯。襖伏董狐狸屯毛挨兔。皆聲爲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識其詐。令喜峰嚴備之。亡何捕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衆寇喜峰口。是時昂不入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三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

百五十餘里。執禿擊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旦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俟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如一悛。然後免昂官。絕貢。梟禿以徇。未晚也。給諫蔡汝賢執長昂佯爲敗北。伏山谷爲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遣小一千扯逞等十八騎携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孛羅男撒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頃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人。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砲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糜子二袋。

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毋出樵採。以墜虜計。一鶚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昂躬率宗盟。款喜峰口。衿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兒庄。恰欲犯漁陽。頃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允。遣吏使鐵寧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檄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穹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今將軍令至。敢不繫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狐狸復寇我寧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

窠堡入堡將劉登泰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騎久之東  
虜土仗等並聚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  
都亥幸告漢漢邊備精明頃復遣擺言兀分道爲寇  
而會伯朱氏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寧前錦義廣寧  
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往  
徃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徃來誘漢大抵先  
以零騎繞塞徃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  
常以此計謀漢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帥百餘騎從  
古路口略畜產裨將劉登泰追奔至關弁山斬首虜  
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驢一十三騎我



兵徂小勝還至。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羸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窠。葦子溝。深入曲河舖。遊擊葛景嶽。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廼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白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裨將程邦奇。鏖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得保牛車而入。

堡頃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遊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速把亥及哈屯委正反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狐狸。兀魯栢戶至。計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長昂與黑石炭煖兔拱兔董狐狸三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蠻以爲重。九合莽忽大莽忽塞哈卜慎。兀魯思罕。兀魯栢戶寇我錦義。其明年麟兀反。引黃達子馳長昂營。祭兵計欲從哈不趨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母哈屯及其

弟麟古友。麟古塞哈卜慎帥部夷常椿勞等二萬餘騎馳昂營藉兵。因爲漢告土蠻變。實欲寇前屯。語在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己卯。青把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相携款喜峰口者。亡慮萬衆。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稱奴婢。曩與東虜相攻。豈敢奸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資止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爲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戚繼光副將軍史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旣知漢恩。曩背畔胡爲者。今若悔過。輒請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說旋至。可謂

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食肉。必以塩。至夏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冒賞。故無缺乏。我無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卽具畚文獻貢馬。凡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絕貢道。上詔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張學顏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口。洪山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出喜峰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

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  
夢鯉並以狀請。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詔曰。這  
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  
犯。着該鎮照王杲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爲乞  
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刺罕。聚兵捨刺毋林。謀  
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爲鄉導。夫土蠻自花桑峪敗  
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自昂始也。給諫  
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慎  
麟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入遼天。其祐  
之。備兵使李松檄稱麟金兒實爲耳目。明年春。麟古

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千果偕昂二萬騎寇錦州。河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兔兒致書長昂及妻松大啞不亥。大畧欲爲父報怨。制置使吳允臺御史周詠見爲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兔字河車大小興州皆去。速把亥巢甚近。昂旋以書答把兔。卽馳兵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狐狸滾兔及正冠清新興營遊擊劉登泰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引衆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

都及姪哈不慎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  
是大司馬梁夢龍給諫張希臯楊芳議嚴爲禁因風  
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闌入遼敢議令及不如令者  
亟罷貢市詔可之其冬哈不慎大會長昂及把兔  
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走  
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麟兀皆提兵走昂營又候  
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  
赴昂約皆藉土蠻爲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悖折  
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  
遣謀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劍斬之竟與西虜麟忽塞

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佗負盔甲。釜鑿鈎槍。曰。有如塞下問。若得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不意。然後馳山海迤西。劫寨堡樓臺。旣行道逢諜者。馮阿灰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卽日出邊。復使騎東北走視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頃之。董狐狸竟欸喜峰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峰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人及得人。皆携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舖。



殺四人。鹵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九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三級。奪獲馬三騎。備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峰路皆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備兵使成遜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出正水峪。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卽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稍燕桃。折牆長西一丈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一十丈。先以百騎走下。

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衆千餘。皆陳邊外。臺上烽起。鳴砲。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至戰。虜且戰且退。益吹喇叭。惑衆。南兵執吹者阿木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瘡者凡六十餘人。奪夷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徐從義。自桃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寨。時甲申八月朔也。旦日。長昂引衆至兀趣。倘兔河止舍。昂徧召諸逃者。讓之以爲若胡畏漢甚。皆退遛弗前。以致殺我阿木赤。令我如失左右手。皆罰畜產。卽遣夷使告

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及阿只伯彥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而喜峰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養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廼以事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詔曰。薊鎮修築臺墻。原議以匹馬不入爲功。這賊夷拆墻進邊。守臺官軍。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惰玩弛。本當重處。姑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革了職。充爲事官。管事勒限。

力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畏楊紹勲都戴罪管事。候秋防畢。日督撫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疎虞。其八月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長昂使部吏桃拜復藉兵哈不慎。璘會班不賴勢。遂聚衆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舍人洩其事。塞吏聞之。長昂業已祭纛。擇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遣三十騎至科里密勞視道里。以便驅馳時。上方視山陵。恐虜人犯。於是御史張文熙制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

請如故事。薊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蹕。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聚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河。土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管。候青把都。鱗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言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管。屬塞上烽候嚴甚。疑不敢進。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慎。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兵分三十騎。車百餘輛。南旁弘草溝行獵。又分哈折卜賴栢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百

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至義院口界。倏往倏來。莫可踪跡。御史蘇鄴以狀聞。上詔大司馬傳諭薊遼。以制勝萬全爲務。其十月。長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而又聞廷議革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慎。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爲名。實欲鈔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誠諸酋毋入貢。獨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昂及阿只孛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

或言昂至厰房。欲與悖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念狸以他部傲輸我。而昂亦款塞者數。此必他部駕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兔行獵遼塞。實有之。而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煖兔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三月。昂廼益創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遣其親脫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違約。又數稀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

足。至冬。昂又遣妻東桂。阿不亥。及姪男把速亥。至關。吏見昂親屬。已盡歸降。度無反心。乃告裨將杭大才等。盛陳兵威。開關延土阿那幹入。兩酋婦皆袒跣稽顙。失氣。虜伏前。言曰。昂少失母。畜養於我。我頗以子畜之。得比於人倫。頃以東虜故。勢挾入遼。甲申秋七月。致蒙革賞。繼以部曲。狂觸上郡。自知辜積。當至死。弗赦。阿昂之使。往來塞上。請死罪。凡八至矣。鑽刀說誓。幸塞吏許。我將開賞。所以告語阿昂甚厚。今使者復至。一旦問以東逞。昂誠惶恐。不知故實。而又畏死。遁逃遠舍。必不敢近邊。我衆敢偕昂世父花孛。及妹。



子幹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非董狐狸耶。夫狐狸親昂世父。言必實。奈何而酋婦尚謀謀而咕咕。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在捨喇虎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染昂事。竟絕市。以故狐狸與伯彥禿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皆他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蚤爨旂鼓。白昂實無變。

者。且狐狸所告。告昂引二千騎入遼。昂所部固不及二千。今在關市者。固已八百矣。昂方淹淹坐一穹廬。救死之不暇。暇有他腸乎。願太師財察大才。具以語。語制置使張佳胤。是日。卽遣諜者郭紀。趙臣。馳昂營。微視昂。昂果在營中。所言亦如之。諜者復問昂。胡不至。昂對曰。曩獐兔以過聽。漢使言。竟誘至關市。下被逮。昂以固弗近塞。今姨姑叔妹盡往矣。有如漢許我。我誠躬耕壟畝。修善以終餘年。願勿過督。廼出白金二兩。送漢使爲道里費。旋爲備兵。使顧養謙。郭羅言。因以其狀移制置使。及臺御史臣張學顏。御史蘇。

三臺夙知昂在漁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乏  
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僇之於塞昂  
以故懼誅久遠遁竟爲土蠻所說而其妻東桂及西  
虜青把都大嬖只又再三誠毋背漢度昂此請非詐  
可許於是奏聞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覆請幸許  
開撫賞有如復背恩怙惡卽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  
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爲印信類弗許詔  
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  
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流賞  
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塞者九十餘戶

戶丁不下三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卽使部夷往寧前，  
闕道路，視邊畜產多寡，以爲謀。遂與董狐狸、堵刺兒  
打來、閔安兀魯孩子、約寇寧前。時虜酋伯混、大伯彥  
孛羅倫骨、伯彥打來、滿都孛來、杜隆亦帥二千騎寇  
寧前。而麟金兒、阿只孛來又欲寇前屯迤東西。居二  
三年，庚寅，土壘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慎，於  
是青把都及男扯稱阿亥馳昂營。昂迺與猓兒聚兵  
四萬，欲大入寧前。錦義市夷忒勤捨幸告漢，而制置  
張國彥以爲青把都故在插漢，我不根，迺我張家  
口市夷也。此必往東矣。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誠

諭令毋佐昂反。明年三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爲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復馳花塲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昂馳喜峰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七百疋，因誘通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講賞，醉而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衆犯大毛山，大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峰口，發鳴鏑。中我諜者，斬貴焚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

提偏裨管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穆廟令甲薊門凡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得引以爲比。於是御史陳遇文如故事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禎與管一方。陳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勲皆得紀錄。明年春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樟請於制置使孫鏞臺御史

李頤備兵使方應選項德禎問狀先是漢欲華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使打不亥喇麻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爲非例廼願罷壬辰癸巳賞請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爲九塞未聞有新賞弗許而廼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迭卜三人喜峰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卹之上以大司馬石星議幸許諾詔謂如再復犯卽行永革毋得忘備

賄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慄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炒蠻，傷肢體，血骨相殘，頗以昂爲讐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爲者，昂於是爲德不卒矣。

讚曰

世多言屈夷入寇，蓋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入我遼陽，花當之入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峰、太平之間，歲率以爲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覆載之恩，拜爵入貢如漢吏，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



乍革乍復乍復乍革皆善繼二祖微意不然豈不能爲王果之征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衛有近焉

猛可眞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眞老把都妾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里谷關之役報罷。亡何西虜哈不慎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眞嬖只娶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鹵漢人。漢人至而不余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

長青把都復欲馳里谷關。牆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謀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眞引衆旁近塞行。獵誠部曲毋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獵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牆子嶺。曹家寨。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卽斬頭陷胷。以至死。猛可眞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眞爲主盟。小阿卜戶特爲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策。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圍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令。令虜酋得獻所鹵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

挾我開黑谷關墻子嶺。至慄悍亡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那顏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奈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真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款塞。請死罪。塞上以請。上幸從兵尚書張

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真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爲諸酋雄。不自忍竊而歎曰。吾始誓用汝。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衆寇墻子路。嚮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

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眞營。猛可眞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當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謾詞以答之。亾何。猛可眞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詳使大嬖只代爲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眞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欺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栢。與叅將彭友德。奮髯若么麼老

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奈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所侮乎。亟帥裨將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眞則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兎。克力札。艾札里。哈扯。老亥亥。打八嘎。惡累阿卜當。討托漢。討托戶。打哈討。托兒。捨力克。十八人。於大嬖只。則惡卜個遜。阿戶奈。呂通事。孩子伯戶五人。繫獄。主計者議附歐刀以狗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眞捕我漢人一百三十。七口。後獻者及以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尚執胡

中將軍幸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  
爲若請。捐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  
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縣古北曹家兩關門  
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  
懼而亡。所措手足。趨走至傾跌。淚泫然如雨下而去。  
去營中。問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來獻。不足獻。具夷  
合少大那哈。僮招兒。罵那班。兔四人。夷婦。桃佳。克振  
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  
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  
大。通事阿都赤。請曰。異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習。或

死。亡。卽非死。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留。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察。於是釋惡卜個遜五人。以大嬖只猶未寇邊也。而夷使叩頭請質夷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十人繫。它真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蹇達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如死。而況薊遼狡夷。動以它鎮夷人。幼年被畧者。假充真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酋索所親信者。勿



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法旣行。猛可眞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嬖只。並至演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倨。兩酋婦俛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是時馬松。尖夜四人。尚爲虜留。以故督臣竟不予故賞。必尖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覆督臣張國彥奏。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以黑谷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尖夜爲奇貨。每得尖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國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膻中待。

斃幾數十餘年。自以爲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爲笑樂。扶携而去。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總陳文治遊擊李尚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八百餘騎。恃鈎杆木梯。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砲於。是尚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墉而上。它皆阻高以爲險。發鳴鏑射關中。關中鎗砲火箭矢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

我所繫殺虜甚多。虜皆輿尸而去。棄遺鈎鑕弓矢夷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尚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瓦戶牖多所傾圯。人畜離折。而峰臺寨。及燒香寨。馬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亦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而制置使周咏。及臺御史翟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并而爲者。非虜

騎敢深入也。上幸從兵尚書吳允議。詔部使者大會督臣驗問。頃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上特遣使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關問狀。已復有詔。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庇下罔上。令指實叅奏。因罰守臣繡裳俸半載。其秋制置使咏都御史繡裳自以不職請予告。上不可。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鼎思。御史詹事講皆劾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入無人之境。事下大司馬覆奏。上幸賜之以詔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

死力的。却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  
訾議。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  
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頃之。給諫楊芳。又見劾矣。  
而繡衣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  
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于達真倅楊廷枏。司理宋  
伯華。孫瑀。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闥。又  
皆高峻。且城居中。以爲得天險。倘數十人守之。卽萬  
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  
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斡睡。僉卒爲虜騎所殺。僇。  
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

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微使使者持刀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夷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尚賢罪。當斬。而徐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罰楊四畏俸一級。督臣詠。臺臣繡裳。俸半年。居亾何。文治尚賢從獄中上書。深辯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上於是不可文治等請。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眞挾我聞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

使佳胤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令其款塞以謝罪。我縱憐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奈何藉兵西虜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牆。曹而況不專言二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疲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餉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哈不慎。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鬪。抑何慄悍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廣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款塞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

十八騎偕夷酋他喇亥等馳寬佃谷關請於關吏盛  
庄曰猛可眞嬖只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佈種伏在  
床蓐未獲就見今痘痲猶存非敢爲面嫚語以相欺  
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眞獻所鹵十五  
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  
曰極知那顏今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  
聲息馳告塞上俟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  
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銜刃以爲那顏倘謂余言不  
信余請徵應於天皇帝實式臨之所不竭犬馬  
而有它瞋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胤幸可之因郵



置以聞。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  
朝廷之榮施。畏。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  
戶栢桑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  
山捕我簽兒嶺。陡子谷。舊城頭。嚮水川。城子谷。兵十  
人。旦日。二百騎復至。大會於栢彥塘。并皆走嚮水川。  
嚮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  
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榨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  
今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開種。賴以備哨瞭  
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  
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寡。被圍困。虜復

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獨王計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遂走。幾懾魄。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諭本酋獻所鹵畧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眞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明。寇黑谷關。墻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溝。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

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詳言行獵。乘夜半僉卒至。諸軍卧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傅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上幸從兵尚書張佳胤議。免裨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卬。張效良。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壻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真。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三人。語在猛可真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讚曰

猛可真老棄妾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  
戶。寇鈔我塞上。亡已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  
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略。兩酋於是赤面而始  
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鹵者。非也。語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蠹矣。

大嬖只炒蠻列傳

大嬖只乞慶恰棄妾也。壬午春。偕炒蠻挨兔必來漢。倘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爲制置使。以爲故事。古北無馬市。亡已許咨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乘隙。捕我兵士將戚金十六人。及邊外諸廝馬者。事聞。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當路陳泰。蕭如蕙。訓陳文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牧放違禁。招侮故也。於是臺臣翟繡裳。備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譬大嬖只以漢

法若等急出所鹵以獻我。我爲若等請謝。除前罪。不然者。大兵旦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夷使合泥赤馬喇亥郎。通事欵關。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裨將曹篋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錢應祥。陳子成。竊意此酋託名請欵以窺我。我宜儆烽火。虜酋於是得我邊備嚴。懼誅。復使使者詳言願獻所鹵略。索故賞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箇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言倨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栢逮捕各力箇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徧觀如雲。乃

釋。因遣去。趨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期。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箇等。以徇爾胡中。不而欺也。頃之。大嬖只果旦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箇。各力箇親大嬖只甥。於是後先獻所鹵十六人。漢人姚聰。趙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使張佳胤新到官管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鐙錯赴演武所。如栢欲加以毆刀。諸夷皆邏叩於股掌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鑽刀說誓。誓不敢復入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

各力箇等三人。姑竢異日。居亾何。炒蠻使使者。爲大  
嬖。只席藁謝前過。制置使因遣各力箇還巢。而爲大  
嬖。只等請復故賞。詔可之。久之。猛可眞起。大嬖只  
陰佐以亂。乃陽爲代猛可眞請謝罪。邊吏以語言不  
敬。乃捕。及大嬖只使者。語在猛可眞傳。於是乎大嬖  
只亦著名塞上。塞上視兩逐婦。殆如虎狼也。

炒蠻伯彥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揮秩。居朶顏  
久。隆慶初。土蠻把都兒後先偪起遼左。炒蠻輒使使  
者上飛文。于時猶稱保塞吏乎。明年。速把亥爲主盟。  
遂徵炒蠻把都兒等。連騎並寇邊。於是炒蠻遣夷使。



馳義院口迤西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鹵乃按  
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二三年壬申炒蠻始  
與腦毛大滾兔董狐狸治兵復欲入寧前塞其明年  
上幸改元癸酉矣董狐狸等退而逐毛挨兔水草曰  
吾來爲炒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桃林冷口  
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炒  
蠻盜我鴉鵲菴邊鴉鵲山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  
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  
八丈我以女牆堵之人跡罕到以故迤東西敵臺皆  
去口二里而烽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

之亡何。兵士日以樵蘇往來口上，遂成間道。道可容足，勢得攀援而上。炒蠻歲稟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會六月霪雨，墻頽炒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詳言延綏客兵寄宿，以誘人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闥直入卧內，殺潘仲文等十人。鹵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六人。市皆大驚，鼓噪而烽臺兵覺，鳴砲當路將死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石。

有六斗。兵士趨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  
捨喇智。伏虜忽僉卒四面起圍我師。我師寡不當鳴  
鏑。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  
奮救。亦被金夷。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  
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楨、劉楫兵得解圍。引  
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請  
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  
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  
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  
鞠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炒蠻獻所鹵。告請謝。

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令以渠率來獻。然後議請復。於是炒蠻大嬖只引千餘騎待罪鋒尖而遣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鴉鵲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將覆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過。雖然。捨喇智之戰時諸虜急起林中。倉皇計畫無所復之。奮死發鳴鏑。以求自解免。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嬖只度漢兵必旦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徵夷兵爲嚮導。我衆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恒怨嬖只。痛入骨髓。嬖只於是干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

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塞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固。及繫周。熬八孩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敖喇赤孩。子。哈赤兔。小子。窩扎赤孩。子。阿都赤。十七人。并所鹵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喫土鑽刀。以爲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楸。旣受降。告於制置使楊珪。於是以其狀請屬兵尚書綸奏。上幸復嬖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梟斬鴉鵲菴。賜吳兌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楸十五。

金其明年正月。綸謹按御史劉良弼覆驗斯事。當失律者罪。因贈苑宗儒蘇學高大朝等諸死士者爵。

詔可之。其二月。炒蠻挨台。必兀路進。上馬三匹。於是議以是年秋爲始。赴喜峯入貢。予賞賚如初。居歲餘。已卯春。大壁只偕小阿卜戶。炒蠻復欲並起寇我古北口。迤東及曹家寨。夷人刁兒志。火泥赤來告。亡何。虜騎果襲我栢嶺安邊山。擦肚嶺。略王用等十五人。而以邊備嚴。引去。我師擊其歸路。行至葦子谷。道逢炒蠻。躬率五百騎。轉戰擊破之。斬首三級。傷二百人。獲生口。老起太孛周亥那狐狸鐵娟那尺戶。小拜

敖把石榴兒把兒赤些克孛卜大計扎等十五人奪  
獲馬它駝十八匹。夷器一百五十有奇。殺賊皆騰山  
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  
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梁夢  
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備兵使臣岳汴。  
副總臣李如標。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上幸賜  
金幣有差。而炒蠻大嬖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  
起太等加以錮鎖。桎梏交手足。繫獄。埃獻所鹵。得除  
罪。久之。老起太段通事。那只戶卜拜些克孛卜大把  
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瞋睡。越獄如脫兔。邏騎追者

四面捕獲。步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皆一切請諭如法。其六月。炒蠻大嬖只挨台。必遣通事人。邢兔獻曹家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腮猪戶伯哈喇。不婿鐵伯克。手持骷髏。及犬血。請爲誓。以曩時喫土鑽刀。不足以爲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索老起太等。甚悲哀。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上。得解老克太等繫生還。而逃夷亦毋搜捕。復炒蠻撫賞。上幸。詔邊吏曰。毋容奸徒。尅減指勒。致啓弊端。虜酋若再掠人挾賞。梟斬以徇。然則諸虜酋聞而變心。



易慮凜凜奉 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炒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嬖只赶兔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曩者長昂毆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發自斃也。

讚曰

余聞之曰。薊門以險爲邊。墉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說者曰。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舉。險者通步賊。唯是大舉易禦。鼠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嬖只炒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

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  
酋幾自倦。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峻也。

## 趕兔倒布列傳

趕兔黃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爲薊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稟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挾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潘一元。乃齎謀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兔曰。業已爲若地。得增賞矣。趕兔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兔以爲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嫚我耳。於是問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內。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兔不諾。其明

年四月。趕兎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謀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兎以爲襲時已許我。我以爲么麼不足言。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爲之奈何。女爲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萬騎蹂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衆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兎弟禿喇兎亦顏行。欲挾我石塘路。制置使張佳胤。大會御史蘇郁。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上幸從兵尚書覆奏。言諸路每每私增夷賞。引惹邊釁。積弊多端。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榜掠之數十。免官。其八

月備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議欲執趕兔。而會趕兔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良郎度與出六人。至橫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栢。羅四聰。執之繫獄。令趕兔叩關伏罪。許獻所鹵。及贖死者虜。然後得解縛。居亾何。趕兔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銀乍桃花李通事獻夷人六口。而當路將以爲視所鹵尚乏三人。不諾。已趕兔妻各羅箇嬖只。引所部塞汗住嬖只。及其子婦伯顏塞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人入關。飲血鑽刀。誓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

兎見繫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給我。殊猶豫。乃躬帥百五十騎款塞。獻真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釋辛通事等六人於獄。遣還。而趕酋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故里。是日始復趕酋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上有詔。賜張臣郭四維。李如栢。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差。自是之後。趕酋益用。以爲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酋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詣白馬關舊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接風與過夜酒米。及我予大賞。輒不受。以爲必遲。趕酋至也。是

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腸。今當路嚴爲武備。旦日趕兎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軍寇正關。一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啓。張旆及千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鈎杆上矣。而會我城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矢。中道墜杆死。亡何。總戎李芳春。提裨將王子玉。王國。王瑾。劉謙光。兵副總戴延春。提裨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亦亡六人。男女被虜三人。傷馬二十四匹。虜知我有備。弗可下。遂鞅鞅去。去與倒布約。

倒布。趕兔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兔欲用以爲報。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騎盜邊。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趕兔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傲。或告小黑谷。傲。或告倒溝谷。傲。備西馳谷者曰。吾獲達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已合南北兵止之。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里。迤西寇井連神堂。迤東寇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黨不能入乎。頃之。趕兔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



谷。及廟兒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兒。於是伏虜與  
伏兵掩旂鼓溝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  
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三  
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  
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兒。頃之。趕兔果帥  
倒布馳橫河兒。聲欲寇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  
不意。僮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懾魄。  
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亡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  
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襖計  
什物亡筭。諸虜皆相率遁走。於是臺御史李願。御史

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爲我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間矣。

讚曰

環薊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乎。趕兔親順義王子。專倚母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倍。烏在其爲報怨之師也。

趕兔倒布列傳終